

文 學 叢 刊

八 駿 圖

沈 從 文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有版權

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

八駿圖

沈從文作

刊行者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昆明路德安里十二號

印刷者

三一印刷公司

上海昆明路七九七號

特約經售處

開明書店

上海福州路

四川特約經售處

成都開明書店

巴金主編

文藝叢刊

第一集

共六十冊

路
故事新編
神鬼人
八駿圖
團圓
珠落集
雀鼠集
南行記

茅盾
魯迅
巴金
沈從文
張天翼
靳以
魯彥
艾蕪
短篇
短篇
短篇
短篇
短篇
短篇
短篇

分
飯餘集
羊
短劍集
黃昏之戲
雷雨
以身作則
魚目集

何穀天
吳組緝
蕭軍
鄭振鐸
麗尼
曹禺
李健吾
卞之琳
短篇
短篇
短篇
論文
散文
劇本
劇本
詩集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二十五年二月再版

題記

近一年來我的事務雜一點，生活瑣碎麻煩一點，有時自己嘲笑自己，稱爲「好管閒事的人。」另外一時書評家給我那個「多產作家」的頭銜，就不得不暫時讓給幾個朋友頂替了。這一來，說不上是社會的損失，對於我個人實在近於生命的浪費。正因爲每個人有一個人的工作，我似乎不應當讓一些費力不討好的事務佔去大部分時間，一面還儼然是逃避了那種世俗的嘲笑，擱下了我這枝筆。活在中國作一個人並不容易，尤其是活在讀書人圈兒裏。大多數人都十分懶惰，拘謹，小氣，又全都是營養不足，睡眠不足，生殖力不足：這種人數目既多，自然而然會產生一個觀念，就是不大追問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壞，「自己不作算聰明，別人作來却嘲笑」的觀念。這種觀念普遍存在，適用到一切人事上，同時還適用到文學上。這觀念反映社會

與民族的墮落。憎惡這種近於被閹割過的寺宦觀念，應當是每個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覺。目前的我彷彿把自己的工作已擱下了，我希望自明年起始，就能從自己工作上重新見出一分力量。這個集子的編印，說明我這一年來並沒有完全放下我的原有工作，也沒有完全消失那個力量。

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日

目 錄

八駿圖·····	一
有學問的人·····	四七
某夫婦·····	六五
來客·····	七七
顧問官·····	八九
柏子·····	一〇五
雨後·····	一一九
過嶺者·····	一二三
腐爛·····	一四三

八 駿 圖

「先生，您第一次來青島看海嗎？」

「先生，您要到海邊去玩，從草坪走去，穿過那片樹林子，就是海。」

「先生，您想遠遠的看海，瞧，草坪西邊，走過那個樹林子——那是加拿大楊樹，那是銀杏樹，從那個銀杏樹夾道上山，山頭可以看海。」

「先生，他們說，青島海比一切海都不同，比中國各地方海美麗，比北戴河呢，強過一百倍；您不到過北戴河嗎？那裏海水是清的，渾的？」

「先生，今天七月五號，還有五天學校才上課。上了課，您們就忙了，應當先看看海。」

青島住宅區××山上，一座白色小樓房，樓下一個光線充足的房間裏，到地不過五十分鐘的達士先生，正靠近窗前眺望窗外的景致。看房子的聽差，一面爲來客收拾房子，整理被褥，一面就同來客攀談。這種談話很顯然的是這個聽差希望客人對他得到一個好印象的。第一回開口，見達士先生笑笑不理會。順眼一看，瞅着房中那口小皮箱上面貼的那個黃色大輪船商標，覺悟達士先生是出過洋的人物了，因此就換口氣，要來客注意青島的海。達士先生還是笑笑的不說什麼，那聽差於是解嘲似的說，青島的海與其他地方的海如何不同，它很神祕，很不易懂。

分內事情作完後，這聽差搓着兩隻手，站在房門邊說：「先生，您叫我，您就按那個鈴。我名王大福，他們都叫我老王。先生，我的話您懂不懂？」

達士先生直到這個時候方開口說話：『謝謝你，老王。你說話我全聽得懂。』

『先生，我看過一本書，學校朱先生寫的，名叫投海，有意思。』這聽差老王那麼很得意的說着，笑迷迷的走了。天知道，這是一本什麼書。

麗未婚妻寫信。

聽差出門後，達士先生便坐在窗前書桌邊，開始給他那個遠在兩千里外的美

緩緩：我到青島了。來到了這裏，一切真同家中一樣。請放心，這裏吃的住的全預備好好的！這裏有個照料房子的聽差，樣子還不十分討人厭，很歡喜說話，且歡喜在說話時使用一些新名詞；一些與他生活不大相稱的新名詞。這聽差真可以說是個「準知識階級」！他剛剛離開我的房間。在房間幫我料理行李時，就為青島的海說了許多好話。照我的猜想，這個人也許從前是個海濱旅館的茶房。他那派頭很像一個大旅館的茶房。他一定知道許多故事，記着許多故事。（真是我需要的！一隻母牛！）我想當他作一冊活字典，在這裏兩個月把他翻個透熟。

我窗口正望着海，那東西，真有點迷惑人！可是你放心，我不會跳到海裏去的。假若到這裏久一點，認識了它，瞭解了它，我可不敢說了。不過我若一不小心失足掉到海裏去了，我一定還將努力向岸邊回來，因為那時我想起你，我不會讓海把我攔住，却儘你一個人孤孤單單。

達士先生打量捕捉一點窗外景物到信紙上，寄給遠地那個人看看，停住了筆，抬起頭來時窗外野景便朗然入目。草坪樹林與遠海，襯托得如一幅動人的畫。達士先生於是又繼續寫道：

我房子的小窗口正對着一片草坪，那是經過一種精密的設計，用人工料理得如一塊美麗毯子的草坪，上面點綴了一些不知名的黃色花草，遠遠望去，那些花簡直是綉在上面。我想起家中客廳裏你作的那個小墊子。草坪盡頭有個白楊林，據聽差說那是加拿大種白楊林。林盡頭便是一片大海，顏色彷彿時時刻刻皆在那裏變化；先前看看是條深藍色緞帶，這個時節却正如一塊銀子。

達士先生還想引用兩句詩，說明這遠海與天地的光色。一抬頭，便見着草坪裏有個黃色點子，恰恰鑲嵌在全草坪最需要一點黃色的地方。那是一個穿着淺黃顏

色袍子女人的身影。那女人正預備通過草坪向海邊走去，隨即消失在白楊樹林裏不見了。人儼然走入海裏去了。

沒有一句詩能說明陽光下那種一剎而逝的微妙感印。

達士先生於是把寄給未婚妻的第一個信，用下面幾句話作了結束：

學校離我住處不算遠，估計只有一里路，上課時，還得上一個小小山頭，通過一個長長的槐樹夾道。山路上正開着野花，顏色黃澄澄的如金子。我歡喜那種不知名的黃花。

達士先生下火車時上午×點二十分。到地把住處安排好了，寫完信，就過學校教務處去接洽，同教務長商量暑期學校十二個鐘頭講演的分配方法。事很簡便的辦完了，就獨自一人跑到海濱一個小餐館吃了一頓很好的午飯。回到住處時，已是下午×點了。便又起始給那個未婚妻寫信，報告半天中經過的事情。

環：我已經過教務處把我那十二個講演時間排定了。所有時間皆在上午十點前。有捌個講演，討論的問題，全是我在北京學校教過的那些東西。我不預備就可以把它講得很好。另外我還擔任四點鐘現代中國文學，兩點鐘討論幾個現代中國小說家所代表的傾向。你想像得出，這些問題我上堂同他們討論時，一定能夠引起他們的興味。今天五號，過五天方能夠開學。

我應當照我們約好的辦法，白天除了上堂上圖書館，或到海邊去散步以外，就來把所見所聞一一告訴你。我要努力這樣作。我一定使你每天可以接到我一封信，這信上有個我，與我在此所見社會的種種，小米大的事也不會瞞你。

我現在住處是一座外表很可觀的樓房。這原是學校特別為幾個遠地聘來的教授布置的。住在這個房子裏一共有八個人，其餘七個人我皆不相熟。這裏住的有物理學家教授甲，生物學家教授乙，道德哲學家教授丙，哲學專家教授丁，以及西洋文學史專家教授戊等等。這些名流我還不曾見面，過幾天我會把他們的神氣一一告訴你。

我預備明天方過校長處去，我明天將到他那兒吃午飯。我猜想得到，這人一見我就會說：「怎麼樣，還可……？」應當邀你那個來海邊看看！我要你來這裏不是害相思病，原就只是讓你休息休息，看看海。一個人看海，也許會跌到海裏去給大魚咬掉的！」暖暖，你說，我應如何回答這個人。

下車時我在車站外邊站了一會兒，無意中就見到一種貼在閱報牌上面的報紙。那報紙登載着關於我們的消息。說我們兩人快要到青島來結婚。還有許多事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的，也居然一行一行的上了版，印出給大家看了。那個作編輯的轉述關於我的流行傳說時，居然還附加着一個動人的標題，「歡迎周達士先生。」我真害怕這種歡迎。我担心一會兒就會有人來找我。我應當有個什麼方法，同一切麻煩離遠些，方有時間給你寫信。你試想想看，假若我這時正坐在桌邊寫信，一個不速之客居然進了我的屋子裏，猝然發問：「達士先生，你又在寫什麼戀愛小說！你一共寫了多少？不是每個故事都是真的？都有意義？」這詢問真使人受窘！我自然沒有什麼可回答。然而一到第二天，他們仍然會寫出許多我料想不到的事情！他們會說：達士先生親口對記者說的事實呢，他也許就從不見過我。

達士先生離開××時，與他的未婚妻瓊瓊說定，每天寫一個信回××。但初到青島第一天，他就寫了三個信。第三個信寫成，預備叫聽差老王丟進學校郵筒裏去時，天已經快黑了。

達士先生在住處窗邊享受來到青島地方以後第一個黃昏。一面眺望窗外的草坪——那草坪正被海上夕照烘成一片淺紫色。那種古怪色澤引起他一點回憶。想起另外某一時，彷彿也有那麼一片紫色在眼底眩耀。那是幾張紫色的信箋，不會記錯。

他打開箱子，從衣箱底取出一個厚厚的雜記本子，就窗前餘光向那個書本尋覓一件東西。這上面保留了這個人一部分過去的生命。翻了一陣，果然的，一個「七月五日」標題的記事被他找出來了。

七月五日

一切都近於多餘。因為我走到任何一處皆將爲回憶所圍困。新的有什麼可以把我從泥淖裏拉出？
這世界沒有「新」，連煩惱也是很舊了的東西。

讀完這個，有一點茫然自失。大致身體爲長途折磨疲倦了，需要一會兒休息。

可是達士先生一顆心却正準備到一個舊的環境裏散散步。他重新去念着那個二年前七月五日寄給南京的X請她代他過X去看看口的一個信稿。那個原信是用暗紫色紙張寫的，那個信發出時，也正是那麼一個悅人眼目的黃昏。

這幾個人的關係是X歡喜他，他却愛口，口呢，不討厭X。

當口聽人說到X極愛達士先生時，口便說：『這真是好事情。』然而人類事情常常有其相左的地方，上帝同意的人不同意，人同意的命運又不同意。X終於懷着

一點兒悲痛，嫁給一個會計師了。×作了另外一個人的太太後，知道達士先生尚在無望無助中遣送歲月，便來信問達士先生，是不是要她作點什麼事。她很想爲他效點勞。因爲她覺得他雖不愛她，派她作點事，尚可藉此證明他還信任她。來信說得多委婉，多可憐！當時他被她一點點隱伏着的酸辛把心弄軟了，便寫了個信給×，托她去看看口。這個信不單是信任×，同時也就在告給×，莫用過去那點幻想折磨她自己。

×，你信我已見到了，一切我都懂。一切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，我們總莫過分去勉強。我希望我們皆多有一分理知，能夠解去愛與憎的纏綿。

聽說你是很柔順貞靜作了一個人的太太，這消息使熟人極快樂……死去了的人，死去了的日子，死去了的事，假若還能折磨人，都不應當留在心上來受折磨；所以不是一個善忘的人企想「幸福」，最先應當學習的就是善忘。我近來正在一種逃遁中生活，希望從一切記憶圍困中逃遁。與其

儘回憶把自己弄得十分軟弱，還不如保留一個未來的希望較好。

謝謝您在來信上提到那些故事，恰恰正是我討厭一切寫下的故事的時節。一個人應當去生活，不應當儘去想像生活！若故事真如您稱讚的那麼好，也不過只證明這個舉筆的人，很願意去一切生活裏生活，因為無用無能，方轉而來虐待那一隻手罷了。

您可以寫小說，因為很明顯的事，您是個能夠把文章寫得比許多人還好的女子。若沒有這點自信力，就應當聽一個朋友忠厚老實的意見。家庭生活一切過得極有條理，舉筆本不是必需的行為。爲你自己設想可不必舉筆，爲了讀者，你不能不舉筆了。中國還需要這種人，忘了自己的得失成敗，來做一點事情。我聽人說到你預備去當傷兵看護，實際上您的長處可以當許多男子受傷靈魂的看護，後者職務實在比你去侍候傷兵還精細在行。你不覺得您寫的文章比掉換繃帶方便些？你需要一點自覺，一點自信。

我不久或過××來，我想看看那一「我極愛她她可毫不理我」的口。三年來我一切完了。我看着她，若一切還依然那麼沉悶，預備回鄉下去過日子，再不想麻煩人了。我應當保持一種沉默，到鄉下生

活十年，把最重要的一段日子費去。X，您若是個既不缺少那點好心也不缺少那種空閒的人，我請您去爲我看看她，我等候您一個信。您隨便給我一點見聽以後的報告，對於我都應當說是今年來最難得的消息。

再過兩年我會不會那麼活著？

一切人事皆在時間下不斷的發生變化。第一，這個X去年病死了。第二，這個口如今已成達士先生的未婚妻。第三，達士先生現在已不大看得懂那點日記與那個舊信上面所有的情緒。

他心想：人這種東西夠古怪了，誰能相信過去，誰能知道未來？[？]我們忘掉它。一定的，有人把一切舊的皆已忘掉了，却剩下某時某地一個人微笑的影子還不能夠忘去。新的，我們以爲是對的，我們想保有它，但誰能在這個人間保有什麼？

在時間對照下，達士先生有點茫然自失的樣子。先是在窗邊癡着，到後來笑了。